

季桦 渭滨 编写

感情离异

——名人的爱情波折

感情离异

——名人爱情的波折

祁芙 渭滨 主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责任编辑：姚素恩

封面设计：邓元平

感情离异

——名人爱情的波折

邢露、涓滨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深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125

1991年2月第一版 1991年2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19.74千字

印数：1—13000

ISBN7—80016—323—7/G·190 定价：3.85元

目 录

文明的离异

——记张瑞芳、金山、孙维世之间的爱情纠葛

.....穆欣、凯峰整理 (1)

我的爱情生活.....刘海粟 (11)

灵与肉的磨难

——记赵丹与叶露茜痛苦的离异

.....广路、曼西整理 (34)

珍品哟，愿你失而复得

——张大千前妻杨宛君叙述的故事.....金山 (61)

爱的缺陷

——萧红与萧军的结合与离异

.....穆欣、凯峰整理 (85)

雁南飞

——黄宗英的选择与追求.....姜金城 (105)

此情绵绵无绝期

——丁玲与冯雪峰爱情的旋流.....晓青整理 (130)

含着眼泪的微笑.....鲍蕙荞 (139)

衣带渐宽终不悔.....穆林、祁芙 (158)

——记朱明瑛的事业与爱情

我说，还得从李谷一谈起.....金铁林 (174)

事业多艰辛，爱情多波折

- 女“明星”刘晓庆的感情生活…… 晓 林 (180)
 琼瑶的婚变与再恋…… 胡时珍 (199)

从高粱地走上爱情不归路

- 影坛奇才张艺谋的感情波折…… 晓 林 (205)
 红高粱底下的婚外情

- 中国人看巩俐与张艺谋之恋…… 夏瑞虹 (211)
 斯琴高娃的第三次婚姻…… 保冬妮 (218)
 著名艺术家陈伯华婚恋启示录…… 黄靖、邓家琪 (224)
 秋天的诗…… 萧 阳 (239)

翠色不减分毫

- 曹聚仁的元配夫人王春翠
 …………… 束惠、王琛 (257)

爱怨四人记

- 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 叶浅予 (262)

文明的离异

——记张瑞芳、金山、孙维世 之间爱情的纠葛

穆欣 凯峰整理

金山与张瑞芳都是影剧两栖的大艺术家，他们于1946年6月通过法律手续正式结婚。新中国成立后，金山担任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副院长，在排演苏联名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金山扮演保尔·柯察金，而这个剧的导演则是周恩来的义女、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孙维世。在共同的艺术创作中，金山与孙维世的心逐渐贴近了。

金山、张瑞芳、孙维世三人间，发生了爱情的纠葛。此时，虽然金山与张瑞芳的感情已经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缝，但他们还是合法的夫妻。在这样的处境中，三方都不能不有所顾忌。三个人同在一个剧组里，一位是导演，两位是主演。这交织着台上和台下的爱情纠葛，会不会影响艺术创造？如何正确处理个人的感情生活，如何在这种特殊的矛盾中保证创造好角色，对这三个共产党员、三位艺术家来说，是一种考验。

人们发现，金山在和角色逐渐融合的过程里，和孙维世之间的感情也渐渐在融合。人们弄不清，是演员和角色

的融合促进了他们感情的融合，还是他们之间感情的融合激发了角色和演员的融合。事实是，这两者几乎是同步发展的。

那时候，他们形影相随。起初，从宿舍去排演场，金山下楼喊一声“维世”，孙维世恰好迎门而出。渐渐地，只要听见金山的脚步声，孙维世一准推门出来，然后相伴而去。排完戏，他们总要在一起说一会儿话，待所有人离去，才结伴回宿舍去。晚上，孙维世屋里常传出金山的声音。

他们探讨着艺术，他们也交流着感情。两个人在相互吸引、相互融合。金山与孙维世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走着不同的艺术道路，性格上也迥然相异。也许这种不同和差异，更激发了相互的吸引力和新鲜感，他们对事业的追求。艺术家的气质，却是声应气求、同功一体的，这又是他们结合的基础。

在金山心中，孙维世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女性。他被深深地吸引着。这个富有革命传奇色彩的新女性。

15年前，与少女时代的孙维世相识，金山知道了她革命家庭的身世。她父亲孙炳文与朱德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经周恩来介绍入党，回国后在黄埔军校协助恩来同志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事件之后，炳文同志的鲜血洒在龙华监狱，维世跟着妈妈颠沛流离，做党的地下工作。这革命的一家，令人肃然起敬。

抗战爆发前与维世分别，十二三年后再相见时，金山又听说了孙维世的种种革命传奇的经历。

在武汉，孙维世只身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办事人员不知她的底细，劝她回去。她在门口苦苦等候，终于

见到了周恩来，她被周恩来、邓颖超收为义女，送去延安。

在延安，她与母亲任锐一起到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两度“母女同学”传为革命佳话。在毛泽东主持的“抗大”里，17岁的孙维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年轻党员。

恩来同志在延安摔伤胳膊准备去苏联治疗，临行前维世飞马跑到毛主席的住处，请求批准她帮邓妈妈护送周副主席，并希望到苏联学习。终于她拿到了毛泽东批示同意的条子，赶上了飞机。

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她与苏联人民一起经历了战争的考验。她曾经当过护士，曾经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工作。她坚持学习，在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以优异的成绩学完表演系与导演系的全部课程，成为苏联人民艺术家达尔汉诺夫和功勋艺术家戈尔卡柯夫的得意门生。

她留学苏联7年后，1946年夏回到延安，参加了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又成了“土八路”。她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并随军扭着秧歌进入解放了的古城北平。

在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在文工团里，她讲授斯氏体系，排演话剧，她还研究解放区的新文艺，排出了著名的秧歌剧《一场虚惊》。

建国后，在毛主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与斯大林会谈、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组长。她为这一重大政治活动作出了卓越贡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褒奖。

金山接触过、亲近过许多女性，但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新

女性。一个只有29岁的女青年，却有如此不同凡响的经历。她既是科班出身、学有专长的戏剧专家，又是苏联卫国战争和国内解放战争中经受过锻炼的革命战士。她身上既有民族的文化传统，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这一切，都使金山倾倒。

而孙维世心中的金山，却有另一种传奇。她曾经误解过他，但当她听到廖承志、夏衍、路曦、石羽等同志零星介绍金山的经历时，很是惊异。特别在她听到金山敞开心扉的倾谈之后。

他们间的每一次长谈，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在倾听另一位年长于她的共产党员充满传奇色彩的政治斗争经历；作为一位艺术家，在倾听另一位比她阅历更多的艺术家的刻意追求；作为一个女人，她在倾听一个品尝过人世欢乐和痛苦、艰险和不幸的男人的动情叙述。当她象听故事似的倾听金山讲述他的经历时，一会儿脸庞漾着微笑，一会儿眼中闪着泪花；忽而又愤填膺，忽儿又满腔悲痛。啊！多么丰富的一生、多么曲折的经历！令她感到这才叫生活，这才叫人生！

她感慨万端。万万想不到，这个多才多艺的中年汉子，心胸间竟包容了这么不平常的人间沧桑，作出过这么艰辛的人生抗争。

随着排练的进程，张瑞芳以一个女性的敏感，看到了孙维世和金山的越来越频繁的接触，感觉到了他们两人之间那种感情上的联系。金山在越来越多的夜晚，深夜才回家。开始他还说上一句：“和导演研究问题去啦！”渐渐，张瑞芳

不问，金山也不说了。只是她越来越觉得金山对她的冷漠。这之中，不断地有人悄悄告诉她，孙维世屋里的灯彻夜亮着，传出来两个人悄悄谈话的声音。又有人说，半夜都过了，还看见金山和孙维世在外头散步。不管她和金山之间有多少隔阂，不管他们之间感情上有多大裂缝，张瑞芳听到这些，自然是不好受的。但是，她不愿说，更不愿吵。都是有身份的人，又共同在排着一个戏，说起来，吵起来，影响排戏，影响演出。这是大局。她应该顾全这个大局。于是她把委屈埋在心里，一点不露声色。

然而，不影响情绪是不可能的。金山与她有关的三场戏总排不好，她有一种内疚。究竟怎样才能排好，她却毫无信心。除了忍受，她还着急。

这一天，在舞台上复排第一景。

舞台一角是一片树林，正面是湖水的一隅。保尔正在垂钓。先排薛尔基叫保尔到镇上去领枪。领来了枪，怕事的哥哥把枪扔进了湖里，还把保尔训了一顿。以后是小少爷来挑衅，保尔一忍再忍，终于不堪受辱，把这位小少爷打落水中，保尔又拿起钓竿来，神情专注地钓起鱼来。

下面，冬妮亚上场。冬妮亚出来散步，无意中看到了小少爷挑衅，又被打入水中的争斗。她感到保尔身上有一种凛然正气。出于好奇，怀着浓厚的兴趣，她多方询问起保尔来。

张瑞芳肚子里憋着委屈，剧情却要冬妮亚满怀兴致地去上赶保尔，剧情要保尔对冬妮亚渐渐产生好感。但两个人都进不了戏。

“不行！再来一次”。导演孙维世说，又嘱咐了一番话，重新开始。

张瑞芳板着面孔，说出来的台词和冬妮亚此时此刻的心情正好相反。

金山冷冷的，内心思想活动根本不符合此时此地保尔的实际。

“再来一次！”孙维世的心情也很复杂，她能理解这两位演员的情绪，戏排不好又不行，只好要求再来。

冬妮亚正在问保尔家住哪里，干吗一个人到这里来钓鱼？她看到保尔懒懒地、淡漠地、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张瑞芳出现了幻觉，跳出了角色，忘记了台词，忽见她冲金山歇斯底里地大喊一声“够啦！”

——戏打断了。没有这句台词。冬妮亚这时候不会对保尔这样喊。

全体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只听张瑞芳对导演说：“今天我……排不了啦！”说完，匆匆朝后台奔去。

金山先追了出去。接着孙维世也追出去了。

当孙维世从剧场赶回宿舍院，回屋放下东西的时候，正巧金山从楼上下来奔剧场而去。

上楼。轻轻地叩门，孙维世轻声地问：“瑞芳，是我，维世。我来看你”。

张瑞芳犹豫了一霎，起身把门打开。见是维世一人，说了声“请进来”，自己就坐在靠窗那把藤椅上。她怒气未消，且有泪痕。

孙维世隔着桌子在张瑞芳对面落座。

沉默着，两人都不知从哪儿说起，思忖怎么说才得体。

还是孙维世开了口：“瑞芳，今天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了？”

张瑞芳说：“不，我身体很好。”

“那是对我导演工作有什么意见？可能是我要求得过分了？”

张瑞芳说：“实心实意地说，对导演我是尊重的。排戏中有什么不同意见，也是难免的。”

孙维世了解，张瑞芳不是一个虚情假意的人。既然排除了工作矛盾这一层，她马上就明白了，必然是她和金山的关系而引起的，不禁升起一股歉疚的心情。她想，既然两个人心里都明白了，不妨就谈谈自己的心里话，也听听瑞芳的意见。

想到这里，孙维世态度诚恳地说：“瑞芳，我比你小几岁，如果我有什么伤害了你，请你原谅我。”

张瑞芳说：“不，我主要是对金山。”

孙维世说：“我也有责任。金山是一位优秀演员。我总觉得如果有人关怀他，给他感情上的支撑，他会更加迸发出艺术才华来，他会有常人做不到的勤奋。我感觉得到他的感情上的渴求，也感觉得到他对我的深情。我为他的真情所感动，也爱他的才华。这一切都是我感情脆弱引出来的。”

孙维世坦荡的胸襟触动了张瑞芳。在坦荡的胸襟面前只能以诚相待。她说：“正因为了解金山，我才不嫉恨你。我也是这样过来的。那时候他爱我爱得要死要活。他演戏又

确实有才华。我心软了，接受了他的爱情。只是……”

孙维世见张瑞芳欲说又停，而底下的话正是她想听，正是她想了解的——一方面了解这对夫妻究竟为什么产生感情裂痕，另一方面当然也可以了解金山。她问：“以后怎么样了？”

张瑞芳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记得不？维世，几个月前，你曾经问过我‘金山这人怎么样’，当时我的回答是：‘他么，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人，有时候故意搞得很复杂。至少在搞艺术创作的时候他很单纯’你记得不？请你原谅我，那时候我只能这么说。我不知道你问我的用意，他也毕竟是我的丈夫。现在既然你们相爱了，我不得不如实地做一个更正——金山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有时候他故意搞得很简单……”

孙维世专心地听着，下意识地重复着：“一个很复杂的人，有时候他故意搞得很简单。”

看孙维世苦于无法理解，张瑞芳进一步解释说：“维世，你是个心地善良而又单纯的人，你是在从事艺术创作的时候认识金山的。在艺术和爱情面前，金山是一个心地单纯的人。可是，一旦离开了艺术，他可能会变得复杂起来…。这，我只是作为一种提醒。”

孙维世茫然地点了点头。不知她这个动作是出于礼貌，还是表示同意张瑞芳的看法。

张瑞芳惻然心动，不禁自责起来：“也有我的不是。我的弱点是不能容忍。发现了金山的毛病，我只是生气，发火，怨他，恨他，生性如此，改也很难。有时候我想，如果

处在这种情形下，我规劝，感化，给他温情，兴许不会闹到如今的地步。不少人劝过我，说夫妻间的矛盾，只要一方大度，主动点积极点，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我做不到。”

孙维世只是连连点头。她感激张瑞芳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心绪下，还向她坦露内心的秘密。张瑞芳不止听一个人说过，别看孙维世年近30，在专业上很有水平，排起戏来有板有眼；在人情世故方面，她却只是个孩子。她单纯，她善良，她没有揣度人的心眼。但是，今天张瑞芳这些肺腑之言，她听进去，也印在心上了。其实呢，她的朋友中，有人听说她跟金山相爱，也曾劝过她，怕她的单纯和金山的深于世故相去太远，怕她上当吃亏。今天张瑞芳这些话，使她想起朋友对她的劝说，不觉地沉入了思索。

在静默中两人都在沉思。突然，张瑞芳说：“明后天我就搬到栖凤楼宿舍中去住。没有爱情的夫妻是痛苦的，眼看要分手的夫妻怎么能再强住在一起。过几天我们去办离婚手续。该来的终究要来的，该结束的不如早日结束。”

孙维世非常吃惊，忙说：“不，怎么这么着急……”

张瑞芳斩钉截铁地说：“考虑好了。当初我就不该和金山一起来剧院。错误的决定引来了一场麻烦。不，这样的结局其实已经酝酿了好几年了。”

孙维世面露难色，几次张嘴却又不知怎么说才好。

张瑞芳说：“维世，你放心，戏照样排，照样演。我会按照党员的党性，演员的责任心，把生活中的波折和艺术创作的严肃职责区分开来。”停了一下，她接着说：“维世，请

你谅解我的心情，我只怕我演的冬妮亚这个角色，不会叫你满意。我，我也是个有感情的人啊！”说着止不住满眼泪水往外涌。）

孙维世深深地受了感动，劝解说：“这实在是难为你。我衷心感谢你，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心情下，坚持继续排戏，坚持参加演出。瑞芳，谢谢你！”说着，眼圈也红了。

两个艺术家，两个胸襟坦荡的女性，两位共产党员，开心剖腹地交流了各自的心思。这里没有世上常见的争风吃醋，没有争吵和咒骂。不是她们胸中缺少激荡的热血，不是她们心里没有常人的烦恼，一切取决于她们的教养、身份和品格……

（本文根据许国荣、左莱著《金山传》整理）

我的爱情生活

刘海粟

在还健在的老一辈文化人中，我可以说是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的。也可以说，我是较少受封建思想羁绊的，从不用假道学来伪装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年轻的时候似乎什么都无所畏惧，对爱情、婚姻，我一直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行事的。但是真正懂得感情，并且能掂出它的份量，却是在历尽沧桑之后。

“木石前盟”与“八字夫妻”

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傍晚，我母亲患病已很久。父亲把我叫到她的病床边，对我母亲说：“小九来了，趁你精神好，你对他说。”

母亲微笑着说：“你是一家之主，理该你说。”

我从母亲有点烦躁的神情中看出她不想说。我们刘家是当地望族，诗礼传家，按规矩，一般家中的大事是要父亲先开口的。当时我不知何等重大事，就诚惶诚恐地小声说：“请阿爸吩咐。”

父亲很严肃地说：“小九，你也长大了，你嫌身体不好，不能样样都管你，我们要给你订亲了。”

我听后吓了一跳，忙说：“阿爸，我还只有14岁！”

“这不是先订亲吗？定下亲事，明后年再迎亲。我们老了，看着你们都成了家，也就省心了”。父亲回头望望母亲，说：“你娘也晓得，这是个书香人家，姑娘知书达理，人品不错。”

我呆立着，父亲向我望望，我故意低着头，不声不响，停了好久，我问道：“父亲还有别的吩咐没有？”他摇摇头。我如获大赦，逃出房去。

过了一天，趁母亲一个人在房里，我问道：“为啥这样早就给我提亲？”

母亲微笑道：“像我们这种人家，照规矩，也不算太早。不过……”她轻声叹息着，不说话了。

“我不情愿！陌陌生生订亲，我不要。”

“提媒聘亲的，多半是陌陌生生的。再说——。”

“不用说了！”我打断母亲的话头说：“不陌生的不也有嘛！”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一个14岁的少年居然在娘面前谈自己的婚姻主张：“从小在一起，脾气都熟悉的才好……”

母亲原来一直在微笑着，听到这里，眉宇紧锁起来：“小九！不要说了。你的心思，娘已猜着。”

我想，猜着更好，就听听她的口气，忙说：“等我长大再定吧，只要从小有感情，将来您也可省心。”

母亲陷入沉思，过了半晌，才对我挥挥手：“你不要对你爹说这件事。娘心里明白。”

我想，娘真了解我，我一个字也没提，娘就知道“她”